

生活故事

一声声唤最圆匀

■赵韩德文

安静固然不错,但我们有时候还是希望听到些“杂声”,因其有生气。就像农家生活在田园,静则静矣,也喜欢带点热闹: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

由此难忘那沿街叫卖的闹市之声。上海人对它是如此的印象深刻,以至于把一所学校,称作“报童学校”。从前,走动吆喝卖报是上海城市风景之一,与现在端坐亭中卖报不同。聂耳目睹小孩儿满街奔跑,“阿娘爷叔小姐少爷”乱叫卖报,心有所动,旋律涌出,写出非常好听的《卖报歌》,成为那个时代不绝的回声。

沿街叫卖,其实质,是一种非常普通的“上门服务”,因而大受欢迎。它是一种谦卑的谋生手段,双方都能和和气气地接受;它是草根阶层生存创业的萌芽。不少名满天下的大店,其创始人含辛茹苦,提着篮子,一户一户走街串巷,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做生意,赢得信任,赢得顾客,赢得人心,赢得口碑,修成正果。我家是普通市民,节俭人家,父母

张着耳朵,最注意听的是:削刀磨剪刀……;晾衣裳竿要伐……;阿有坏的棕绷藤绷修否……;修阳伞噢……;修缸补盆哦……;阿有啥个烂东西(废品)卖伐……;焦大麦——炒麦粉……

而我们小时候最爱听的则是:香炒哩白果(银杏)香是香味糯是糯……;三北盐炒豆……;卖棒冰啰……;煞喇里个西瓜甜味……;檀香……橄榄……檀香……橄榄……

可惜,父母常常任由货郎们在大门外反复走过,反复提醒,反复广告,就是充耳不闻。这使我们深感遗憾。能与我们一起对这些佳音发生兴趣的,算下来只有外公和小舅舅,可惜他们并不常来。于是我们只能咀嚼和品味这些动听的吆喝。大脑消化了太久这些句子,以至童时的记忆居然清晰至今。

沿街叫卖,老上海已足够令人回味。

那时上海街头,一年四季都有抑扬顿挫此起彼伏撩人的叫卖声,最具代表性的,春天栀子花白兰花,夏天檀香橄榄,秋天柴爿馄饨,冬天赤豆桂花莲心白糖粥。

丰子恺有幅非常风趣的生活漫

画:住在二楼的两个小姑娘,用绳子系住一个小小竹篮,往下放;一个沿街叫卖粽子的,正把几枚粽子往篮子里摆。这熟悉的街景,久违而又久违了。

贺友直的市井连环画里,此景此情更是屡见不鲜。对于街头叫卖栀子花白兰花,贺老情有独钟,他特地解释道:“每到热天,都会听到‘栀子花——白兰花’轻轻软软的叫卖声。……它普通得只配铺在竹篮子里沿街叫卖,却受到不同身份的妇女的喜爱。”“它令人感觉纯洁,素雅,有生命。……无论佩在何等人的衣襟上,虽不耀眼夺目,却显得自然大方,透出平易脱俗的气息。”“配饰也是艺术……栀子花白兰花这种配饰,则是通俗的雅气。”“艺术,若能做到通俗得雅,雅得通俗,就会使人永远不厌。”

诗意的叫卖自然是卖花。乾隆年间,大诗人黄景仁剑气箫心,贫困不遇。浪迹中,孤身寓宿客栈,思念家人,辗转不眠。清晨忽闻卖花声,不觉披衣而起,缓缓吟道:

“何处来行有脚春,一声声唤最圆匀。也经古巷何妨陋,亦上荆钗不厌贫。过早惯惊眠雨客,听多偏是惜花人。绝怜儿女深闺事,轻放犀梳侧耳闻。”

古往今来,何村何城无叫卖之声?已离我们远去的市井叫卖,它们还会不会在弄堂里,小巷深处,重新响起?

何填写家庭成分,全凭自己和子女随意发挥。

客观地讲,现在一些青年的父母亲,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年龄段的人。他们经历了上山下乡,回城又选择了一些过渡性的职业,后来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,进入了各种行业,工作和职业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特别是在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,千千万万人的职业和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所以,要准确地认定家庭成分是一桩万难的事情。

就像现在填履历表时,要年轻人填写“籍贯”一样。大部分年轻人3代以上的祖辈,离开老家来到上海生活已经八九十年了,早就与老家毫无关系。还有的,老家乡下也没有一个亲戚了,他们生在上海,长在上海。现在再来填写“籍贯”,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,有什么用处?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。

细细想来,现在有关部门在设计表格内容时,还要填写“家庭成分”,是否有点落后社会发展形势,而应当考虑设置一些与时俱进的内容呢!

的学生。而75届(15)班则是由具有体育特长学生组成的体育班。我不知道这一头一尾形成的两个班级,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所谓特色班的最早雏形,但当年正处于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时期,安图中学的领导竟然能够有如此创意的超前办学理念,不得不令人感佩。可是,让我至今依然感到迷惑不解的是,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唱唱跳跳文艺细胞的人,怎么居然也会混进这个文艺班的?

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开学后的第一学期,还陆续有几个具有歌舞特长的学生被从其他班级“特招”进我们班级。进了(1)班后,看看同桌的那些能歌善舞的美女帅哥,绝对是荟萃了当时长白、控江地区几所小学毕业生中的文艺“大腕”。尤其是班里有好几个是上海电缆厂职工子弟小学毕业的同学,他们在小学里就参加过“少儿版”现代革命京剧《沙家浜》、《红灯记》的演出。扮演沙奶奶的Z,扮演鸠山的Y等“主要演员”现在都成了我的同学。而那个拉京胡给《沙家浜》伴奏的C,由于出色的演奏技巧,在(1)班仅

岁月悠悠

学太极

■徐崇伟文

曾经觉得非常遥远的半百,一眨眼落在了身后,即使在老龄标准大大推迟的今天,生命之土已经到了胸坎。对我而言,是“跃进”声中出生,“文革”浪中踏浪,“开放”潮中弄潮之人。一路走来,浩浩荡荡,到了中老年界碑石前,定身回望,方才觉得岁月无情,月无常圆。此时,真不想再挪步了。

无论怎么想,也挡不住时间流逝的脚步。无论心态多么年轻,总不能装嫩自欺欺人。面对老矣,感叹人生沧桑,不免产生胡思乱想,幻想能以慢悠的太极之步,徐行于日后的花甲路上。

学太极,还得感恩机关工会的精心组织。四年来,工会领导广纳民意,先后举办了24式简化太极拳、32式太极剑、太极功夫扇和32式太极拳培训班。请来“精武门”师傅和“体院”老师,为我们这些常年伏案,四肢僵硬,身处亚健康的人扶正支招。那时,每周六上午是学拳日,我是雷打不动、风雨无阻,四个学期全程参与的学员。初学时人气高涨、济济一

堂,师傅在台上喊口令,学员在台下做动作。随着难度增加,人越来越少,只剩下几张老面孔。当然,培训班结束后,又有多少人坚持练下去,就不得而知了。

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。我遵循师傅的教诲,不受外界干扰,一招一式,体现阴阳平衡;学拳修德,做到内外兼修。期间,恰逢步入花甲之年,同学庆生聚会,有优美的歌舞表达喜悦之情,有激昂的朗诵诉说美好生活。我则白衣飘飘、谦和作揖、俨然举手、悠然投足,以一套太极拳,诠释我对生活的理解和热爱,博得同学们对我尊称“师傅”。师傅之名如添了双翼,左翼是平静的心境练习拳路,右翼是平和的动作锻炼心智,享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,探究蕴含在拳路中的哲学思想。让拳路的变化,陪伴当下生活;让心智的改变,提升生活品质。

我觉得我们这一生欣逢盛世,是幸福的。如今到了花甲,要重视内在生活,尤其是在外部生活膨胀,内在生活萎缩的当下,更要对人生根本的价值懂得珍惜。重视内在生活无需重金堆积,只要和自身必有的缺陷达成和解,珍惜过好每一天的好日子,便会呈现你良好的心态、优雅的气质、高尚的境界。

世相百态

家庭成分?

■倪祖敏文

“家庭成分”?无意中瞅见大学生的毕业登记表中有这样一栏内容要学生填写,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,“家庭成分”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的特定产物。对于现在的人来说,若要填写“家庭成分”,恐怕真要难倒一大批“英雄汉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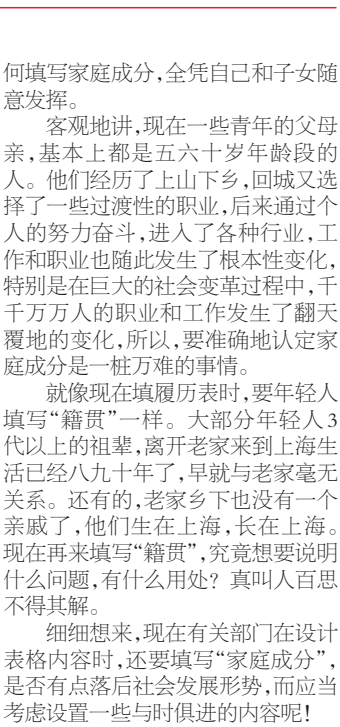
以工厂的工人为例。上世纪90年代初,在企业关停并转的形势下,许多工人离开了工厂后自谋生路,有的开店,有的搞运输,有的做房产中介,有的选择自由职业,各种行当都有。你说,这些人应属于何种“家庭成分”?二十多年过去了,有的父母把生意做得很大,当初的工人痕迹早已荡然无存。事实上,还有一些家长

开工厂、开公司的资产达到了一定规模,总不见得现在将家庭成份填成“资产阶级”吧!有一位在外国驻华商务机构工作的朋友,苦笑着说:难道我女儿的家庭成分得填“买办”?

若以农村里的农民来讲,更是不伦不类。1978年前,农村里有贫下中农、地主、富农等各种“家庭成分”。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中央下发文件明确将地主、富农的“家庭成分”一律改称为“社员”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,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了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,来到城市里务工、经商,有的进入了文化、教育、科技等领域,还有的进入了政界从政。你说,现在还能算“社员”吗?岂不啼笑皆非。

除此之外,一些在医务界、教育界、文艺界、体育界、新闻界等事业单位工作的员工,情况更为复杂。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,既可写成“知识分子”,又可填写成“职员”。可是,这些人还按照组织部门的要求,填写“干部登记表”。你说他们到底是属于“干部”、“知识分子”还是“职员”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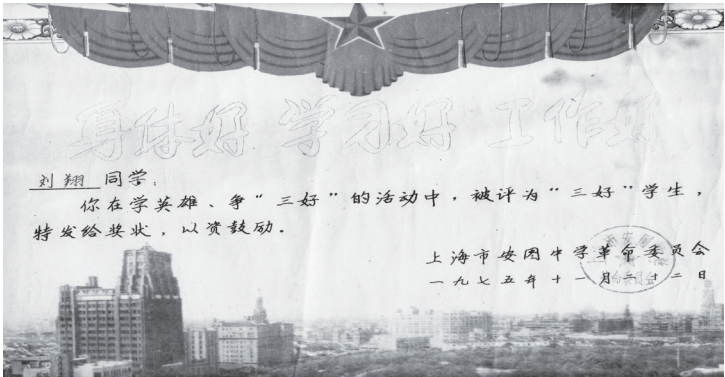
事实上,没有人能告诉你应该如



杨浦记忆

“星光灿烂”的文艺班

永远的安图中学之二



■刘翔文

进入安图中学报到后,我被告知

分配在75届(1)班。颇感意外的是,这个班级居然是文艺班,就是说此班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一些具有文艺特长

读了一个学期后,便被特招进了湖北省音乐学校。据说,现在已经是某高等音乐学府的教授了。

“文革”时期,全国的文艺舞台上只剩下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等8个样板戏,杨子荣、李玉和、郭建光等样板戏中的主人公,都是我们这些中小學生心中的偶像。为了“学英雄、演英雄”,各个单位也纷纷自行排演样板戏,参加各类汇报演出。由上海电缆厂职工子弟小学学生排演的那台“少儿版”京剧《沙家浜》,因演、唱、念、打俱佳,在当年的杨浦区风靡一时。剧组经常受邀到附近的工厂、农村、学校、街道巡回演出。

我在上海水产学院的大礼堂观看他们的演出。打那以后,便也经常在上放学的路上,模仿着《沙家浜》中英雄郭建光,扬起脖子,吊起嗓子,右手一挥,慷慨激昂地引吭:“要学那——泰山顶上一青松!”其中那个“一”的拖音特别长。或者从地上捡起一个烟蒂,捏在手上,学着刁德一那阴阳怪气的样子,摇头晃脑地对同桌女同学猛地

来一句:“阿庆嫂,给我来一杯茶!”

如今这些“星光灿烂”的小明星都成了自己的中学同学,我是既有受宠若惊的幸福感,又有一种“艺不如人”、缺乏表演才能的自卑感。好在“文革”时期,为了深入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各个单位都必须成立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(简称小分队),因75届(1)班是文艺班,所以安图中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的建制,责无旁贷地就以我们班级的学生为班底组成。我作为这个班级中的一员,“理所当然”地混进了学校小分队的队伍,使我有学习了演艺技能的机会。

诞生在“文革”这个特殊年代里,遍地开花的小分队,这种充满强烈政治色彩的文艺“奇葩”,给我们这些不谙政治的中学生带来哪些“悲欢离合”的事儿?我的演艺技能是否有了突飞猛进?究竟是成为了众人瞩目的“演艺明星”,还是一个跑龙套的“群众演员”?抑或是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?呼啸的岁月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。